

香港粵語利益性接收標記「多謝」的 話語功能及其語法浮現*

譚詠瑜**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

摘 要

本文以口語語料庫為本，描述粵語高頻詞「多謝」(*doze*) 的話語語用功能，並從浮現語法的角度探討此話語標記的發展。研究語料來自三個香港粵語口語語料庫，語料長度約 56 小時，集中分析「多謝」在會話言談中的互動功能。結果顯示「多謝」在會話中各架構呈現出語法連續體的現象，更虛化到有超越感謝的功能。「多謝」的概念功能為「向別人表達感謝」；語篇功能有「陳述感謝原因」；人際功能則有「回應實質性利益接收」、「回應得到別人非預期的承諾」、「回應恭賀」、「回應恭維」和「拒絕邀請」。本文就研究結果討論關聯理論和禮貌原則在話語標記發展的角色，說明「多謝」以會話參與雙方的利益為核心，透過人際互動浮現出多種功能，並發現「多謝」和「唔該」(*mgoi*) 的語用差異與社會行為的預期值有關。最後，本文證明共時性的人際互動和規約化推動語言使用的演變，並說明動態性的語言變化，即浮現語法。

關鍵詞：語法化，交互主觀性，禮貌，浮現語法，現代粵語，廣東話

* 2015 年教對外粵語時，下課後有兩位印度裔香港學生一直追問有關「多謝」的用法，讓筆者產生開題研究這個詞的想法。初稿有關話語功能的部分，曾在 2016 年 12 月 3 日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2016 年香港語言學學會學術年會」(LSHK-ARF) 宣讀過，得到香港教育大學錢志安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李彬副教授的寶貴建議。其後跟南洋理工大學羅仁地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李姝姝助理研究員討論語料，並啟發之後對禮貌的研究。論文在修改過程中得到審查人的指正，使論述更清晰和完整。最後非常感謝《清華學報》編輯人員的細心校對。文中有任何錯漏問題，責在作者。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候選人，電子郵件信箱：wingyu001@e.ntu.edu.sg

粵語廣府話¹ 感謝詞「多謝」(*doze*) 的用法複雜，與另一感謝詞「唔該」(*mgoi*) 同樣表示「謝謝」，加上語言學家較少對感謝語進行個別探討，相關文獻也多為自省式的語料描述，因而促使本文以香港口語語料描寫「多謝」的語法特徵。粵語「多謝」一詞的使用頻率相當高，是日常對話中常用的詞語。隨著香港流行文化的傳播和人口流動的增加，越來越多非粵語為母語的人士開始學習簡單的生活粵語。學習如何準確地表達感謝，也就是在特定的語境下「說謝謝」，是粵語學習中核心的語法語用點（傅愛蘭等 2012：203-205）。然而現有的詞典、參考語法書及教材等文獻，對「多謝」和「唔該」各種用法之間的辨析仍然不夠精確，因此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粵語話語² 標記「多謝」一般與表達感謝相關，是人際互動中維持禮貌的關鍵。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1971) 最早注意到感謝語在話語中的特徵，他指出感謝語通常在會話序列的第三個位置中出現，見例 (1)。A 希望 B 替他遞上牛奶，提出請求的 A 可以被視為違反社會規範 (social norm) 的人。B 則口頭上以 here (這裡) 作回應，同時完成遞上牛奶的動作，因此 A 有義務對 B 表達感謝。這種感謝語也可以作為交流 (encounter) 結束前的訊號，有維持參與者雙方社交和諧 (social harmony) 的作用。由此可見，感謝語在交際互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 (1) A : Would you pass the milk? ---> 提出請求
 B : Here. ---> 給予協助
 A : → **Thanks.** ---> 表示感謝 (Goffman 1971: 141)

¹ 本文研究語料來自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通行於香港的粵語。由於粵語內部方言眾多，而傳統上珠三角地區劃為廣府話的粵語一般在區內及海外華裔社群被視為標準語，加上語言學界亦以廣府話為代表音 (Halliday 2005: 253)，故本文以「粵語」(Cantonese) 一詞來統指香港、澳門和廣州一帶流通的廣府話，而非新界的粵語圍頭話或大鵬話。

² 本文以「話語」對應英文 **discourse**，又稱為「語篇」、「篇章」、「言談」或「章法」。話語分析及浮現語法研究一般採用「話語」一詞來突顯口語語料的特徵，因此本文採納學界較普遍的翻譯。

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口語會話是自然的且為人類最初接觸的形式。以功能語言學的角度看，語法是語言使用規律所形成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語言使用者之間溝通的需要。很多學者發現語法結構的變異是由話語標記推動的，而高頻率語用容易導致及物性的改變（Bybee & Thompson 1997；陶紅印 2000）及語義延伸或虛化（Chang 2002；Hopper & Traugott 2003[1993]：127；畢永峨 2007）。Hopper (1987, 1998) 認為話語標記對語法的形塑有很深的影響，稱這種現象為「浮現語法」(Emergent Grammar)。因此，本文嘗試描繪粵語口語「多謝」在會話中發揮的話語語用功能，並找出其發展為話語語用標記之原因，再進一步說明語法浮現在語言演變中的角色。

本文結構如下：第一節簡述研究背景；第二節回顧相關文獻；第三節說明研究方法；第四節考察現代粵語口語「多謝」的用法和話語語用功能；第五節勾劃「多謝」的演變路徑及說明動態語法浮現的推導作用；第六節總結研究發現。

二、文獻回顧

本節首先回顧香港和廣州的語言學家在粵語詞典和語法書等文獻所描述的「多謝」，並對漢語普通話「謝」和「多謝」的特徵和用法作整理，然後回顧學界對於語法化、話語標記和語法浮現的相關定義，以及如何理解其相關的語言現象。

(一)「多謝」之相關研究

粵語文獻多集中在話末助詞的分析，對高頻話語標記如「多謝」的關注相對較少。粵語「多謝」可注釋為表達感謝的及物狀態動詞「感謝」(to thank)，也可以用作詞組，如英語的 *thank you* 和漢語普通話中的「謝謝」(*xiexie*)。Lee (2013) 從句法和語義的角度分析「多謝」，她指出「多謝」能修飾動詞詞組和名詞詞組，但未從功能的角度分析其用法。周無忌、歐陽覺亞、饒秉才 (2011: 272) 指出「多謝」多在接受別人饋贈禮物之後表示感謝時使用。「唔該」一般是在別人為自己提供了說明、服務、方便等之後表示感謝時用。感謝的程度較深時，用「多謝晒、唔該晒」。麥耘、譚步雲 (2011: 244) 指出接受贈禮或金錢時則說「多謝」。網上電子資源《粵典》³ 歸納「多謝」有「向對方表示感激、表示謝意」和「通常係收到禮

³ 《粵典》是網路上的電子粵語詞典，屬於開放性資料 (open data)。此工具書以「以粵釋粵」為編

物或者有人讚自己嘅時候用」(通常是收到禮物或者有人稱讚自己的時候用)的意思。Yip & Matthews (2000) 則在他們的粵語語法書中，詳細地以對話形式，列出「多謝」的三種不同用法：一、用於感謝別人的禮物和意想不到的恩惠，如邀請(例 (2)-(3))；二、適用於隱喻性禮物 (metaphorical gifts)，如恭維與恭賀(例 (4))；三、用作回應「多謝」的「唔使」或「唔使客氣」，指「不用」(no need)(例 (5))。⁴

- (2) A: 送畀你嘅。(This is for you.)
[送給你的。]
B: → 多謝。(Thank you.)
[謝謝。]
- (3) A: 今日我請食飯。(Lunch is on me today.)
[今天我請吃飯。]
B: → 多謝晒！(Thanks very much!)
[謝謝！]
- (4) A: 恭喜你㗎！(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啊！]
B: → 多謝！(Oh, thank you!)
[謝謝！]
- (5) A: → 多謝你畀我嘅支持。(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謝謝你給我的支持。]
B: 唔使客氣。(Not at all.)
[不用客氣。] (Yip & Matthews 2000: 141-142)

各語言學家或網上的學習材料對「多謝」一詞作直覺式的描述，部分用法的闡述欠缺對話和語境的支持。大部分文獻均指出「多謝」具表達感謝之意，卻未能與同樣表示感謝的「唔該」作進一步的討論與辨析。即使把「多謝」置於對話中，也

寫原則，組織超過 400 位母語者參與詞典的撰寫工作 (Lau 2019)，無論是對粵語語言或教學研究都具有參考價值。其網址為：<http://words.hk/>。

⁴ Yip & Matthews (2000: 141-142) 所討論的例句原為耶魯拼音。為方便讀者閱讀，本文在例 (2)-(5) 以漢字轉為粵語書面語 (written Cantonese) 呈現，而對應漢語書面語 (written Mandarin) 的翻譯則列於下方，並附上原著的英文翻譯。

難以描寫出具區別性的特徵。如下面的例子：

- (6) A: 可唔可以去你度住兩日呀？
 [可不可以去你那邊住兩天呀？]
 B: 住兩日㗎咋。
 [住兩天而已。]
 A: → 多謝／唔該你啊！
 [謝謝你啊！]

例 (6) 是自擬語料，對話參與雙方為朋友的關係。A 提出在 B 的家住兩天的請求，而 B 則作出不情願的答應。B 的回應不但顯示他對請求事件欠缺熱情，而且可以看作是對 A 的請求作出一種無奈的承諾。聽到 B 的正面回應後，A 可以用「多謝」或「唔該」作為表達感謝的回應語。兩個感謝詞都可以用作表達感謝，何以例 (2)-(5) 不能替換，例 (6) 卻可以？故此，本文探討各種「多謝」的用法，同時也進一步分析粵語感謝詞的語用限制及其背後的選用機制。

「多謝」(*duoxie*) 也是漢語普通話的規範詞語，在《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2016) 中，「多謝」的釋義為表示感謝的客套話。「多謝」較早見於漢魏時期，而「謝謝」則在元代才開始出現（儲澤祥、劉琪 2014）。兩者同樣經由「謝」的語義發展而來。張愛玲 (2016: 92-95) 整理文字學家的研究後，認為「謝」在構詞上表示道歉（如「謝罪」）和推辭，經用作致歉和致謝的語用關聯，演變為表示感謝的語義。儲澤祥、黃雲峰 (2017) 認為漢語「多謝」的「多」表示感激的程度；而「謝謝」的構形重疊源於單音節「謝」，是表示嘗試義的詞彙化結果。在閩語、贛語和吳語等南方漢語中，也有同樣以「多謝」作直接感謝語的情況。儲澤祥、劉琪 (2014) 對中國 40 個地點進行調查，他們把感謝語及其回應語分為三類，並附上粵語的例子，見例 (7)-(9)。⁵

(7) 直接感謝語及其回應語：

- A: → 多謝晒。
 [謝謝。]

⁵ 儲澤祥、劉琪 (2014: 56) 所討論的例句只有粵語書面語。為方便讀者閱讀，本文在例 (7)-(9) 把對應的漢語書面語翻譯列於下方。

B：→ 唔使多謝。

[不用客氣。]

(8) 間接述因感謝語及其回應語：

A： 麻煩晒啦。

[勞煩了。]

B： 唔使客氣。

[不用客氣。]

(9) 間接自責感謝語及其回應語：

A： 唔該晒。

[謝謝。]

B： 唔使唔該。

[不用謝謝。]

(儲澤祥、劉琪 2014：56)

「多謝」、「謝謝」和「感謝」等詞同屬直接感謝語，而述因感謝語（如「麻煩」、「勞煩」）和自責感謝語（如「得罪」、「罪過」）則為間接感謝語。儲澤祥、劉琪認為各地的感謝語及其回應語非常多樣，而且呈現「多謝」和「謝謝」互補分布的情況。粵語屬於「多謝」類型，也就是沒有「謝謝」的用法。北方官話各方言和晉語都通用「謝謝」，而南方官話（如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則傾向用「多謝」。他們認為南方漢語的「多謝」用於得到實際恩惠的情況（例如接收禮物、接受請客等物質層面，到接受別人的好意或幫忙），只表示程度較高的感謝；而北方漢語廣泛作通用感謝語的「謝謝」，後面可以引介感謝的原因，使適用面更廣。綜合以上小節的文獻討論，至少從語義的角度看，現代粵語「多謝」與中古漢語或近代漢語中的「謝」或「多謝」存在著繼承關係。雖然不能判斷三者是否存在直接關係，但粵語同屬漢語族 (Sinitic)，因此歷時的語法研究具有參考性，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感謝語「多謝」的演變。

(二) 語法化

語法的出現不會沒有規則的，當代人們所使用的語法一定有跡可尋。「今天的詞法是昨日的句法。」(“Today’s morphology is yesterday’s syntax.”) ——這句話是 Givón (1971: 413) 的名言。語法化是指語法產生的過程，亦即詞彙進一步發展為語法成分的過程 (Croft 2003)。語言演變可以是歷時的 (diachronic)，也可以是共時的

(synchronic)。⁶ 以歷時的角度研究語言類型和演變，可以擬構語言的原始形式或追蹤語言的演變路徑（羅仁地 2006）。共時則側重於某一時間段內的語言變化，同樣可以描寫語法化的發展軌跡（Bybee 2010: 967）。早期的語法化研究會在用詞上較嚴格地區分兩者，grammaticalization 專門指歷時的語法形式變化，而 grammaticization 則指共時角度的語法意義改變（Hopper & Traugott 1993: xvi; Hopper & Traugott 2003[1993]: 30）。近期的研究則把 grammaticalization 視為廣義上包含歷時和共時的語法化（Bybee 2010: 967; Traugott 2010: 271）。可是很多語法化的研究多集中在歷時的過程，透過共時的研究架構去看語言演變則比較少（Narrog & Heine 2011: 3）。

漢語普通話語法化現象的歷時研究豐碩，然而以共時語法化的角度切入或者對非官話的語法化描寫則相對較少。雖然部分粵語語法化研究結合早期粵語的文獻或採用口語材料（Chor 2013；姚玉敏 2015），可惜的是這些研究侷限於單句分析，欠缺以聽話人的詮釋為視點的語言描寫。故此，有學者提倡粵語的語法化研究應結合話語分析的研究成果（張海紅、李敏盈、林華勇 2019）。隨著科技的發展，口語語料的記錄與轉寫也變得容易和方便了。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口語語料在粵語語法化研究中的重要性。Chui (1994) 以電視和電臺口語語料對粵語言談動詞「話」（waa）的語法化進行考察，她發現「話」可以引介直接賓語，也可以後接直接或間接的引述內容；然後變成在動詞後的補語連詞（complementizer），例如「講話、打算話、想話」；最後發展為訊息複述的話語標記，例如「你講咩話？」（你說什麼？）。她認為「話」的語法演變是單向性的（unidirectional）語義、語法和語用變化的結果。與其他粵語話末助詞的演變不同，「話」不是用於傳達說話人對言談或心理狀態的態度，而是用作要求聽話人把前面說過的內容複述一遍。張惟、高華（2012）以會話分析的角度描寫自然會話口語中「即係」（zikhai）的功能，她們發現「即係」不但有粵語詞典所描繪作為繫動詞和語篇銜接詞的功能，而且在言談互動中產生了解釋說明關係的標記、會話修補標記和用作保持話輪的停頓填充詞。這些功能已經超越語義的層面，是用於擴展話語和話輪設計的手段。她們認為三種話語

⁶ 共時語言研究是歷時語言研究的相對概念，對於讀者來說，能被記錄的語料都是過去的。本文之所以強調是共時研究，主要是因為漢語學界對現代漢語的概念一般以 1919 年提倡白話文的「五四運動」作為分界，而歷時的漢語研究一般涉及近代漢語在清末或之前的語言描寫。雖然本文部分的語料來自五、六〇年代，但為了避免中文讀者產生誤解，加上二戰後香港人口變化趨向穩定，以及本文所分析的語料與當代粵語沒有明顯的時期分野，因此以共時的角度把語料視為同一時段內的現代粵語，與早期粵語或古粵語研究作出區隔。

功能的演變動因是從繫動詞語法化為連接標記，是語義虛化的結果。Chor, Yap & Wong (2016) 則利用三個口語語料庫對粵語助詞「呵」(*ho*) 研究話語連接的管理，他們認為位於右緣 (*right periphery*) 的「呵」有確定請求的功能，一般以肯定詞「係」(是) 作為回應語。他們認為「呵」可能源於話末助詞「係」(*hai*)、「哦」(*o*) 的結合，並語法化，成為一個具交互主觀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立場標記，說話人在表述時用於減輕其認知 (*epistemic*) 程度，可視為用以表示團結的禮貌策略。綜合上述的文獻討論，採用口語語料的語法化研究都表明詞彙會演變為在話語上具有一定語法作用的功能詞。這種實詞虛化的現象往往與會話參與雙方的互動有關。下一小節會界定和探討這種從實詞虛化而來的話語標記。

(三) 話語標記與浮現語法

人際面對面的語言形式以口語會話為主，有別於書面語篇的敘事方式。書面語料或以句子為單位的語言紀錄，往往使研究者忽略一些話語標記，如 *okay*、*uh* 等高頻口語的特徵。口語語料要被記錄、轉寫和重聽，以及需要細心地觀察聽話人對說話人的回應及話語中隱含的態度，才能勾劃較完整的話語語法功能。

在中文文獻裡，「話語標記」又稱為「語篇標記」、「言談標記」和「語用標記」，對應的英譯主要有 *discourse marker*、*pragmatic marker* 和 *discourse-pragmatic marker*。⁷ 目前學界對話語標記的定義尚未有一致的看法。Östman (1981) 是首位從聽話人和說話人的角度描述英語 *you know* 語用現象的學者，他稱 *you know* 這類話語標記為「語用助詞」(*pragmatic particles*)。Levinson (1983: 87-88) 未使用相關的術語，但他認為許多標記是在某話語及其前一話語之間註記某種關係的詞或短語，如英語句首的 *well*、*therefore* 和 *however* 等等。部分學者強調話語標記在語篇中的連貫性，以語義語用的角度分析英語的話語標記，如 Schiffrin (1987: 315) 分析英語 *well* 和 *but* 等話語標記，認為話語標記具有銜接和標示話語連貫性的功能。另一部分學者則強調話語關聯性，以認知語用的角度探討話語標記，如 Blakemore (1992: 136-137) 認為話語標記是程序性的訊息，在特定的語境下對話語具語義制約作用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並引導聽話人理解說話人的話語訊息。在

⁷ 雖然本文發現的語料中，「多謝」同時具有話語和語用功能，但為了貼近中文話語分析的常用詞，本文以「話語標記」指虛化的「多謝」。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多謝」跟其他話語標記一樣，語法化是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每個用法或每個演變階段的語用強度不同，例如某階段的語用功能可能會殘留前一階段的一些語法特徵。因此在歸類或討論時會集中在某一階段較明顯的特徵，但不代表「話語標記」在語言演變的研究中是一個二分法的概念。

這一意義下，話語標記能表明說話人對話語或對聽話人的立場或態度 (Traugott & Dasher 2002: 156)。董秀芳 (2007) 則指話語標記不具命題的真值意義，它是標誌說話人對話語序列關係的觀點，或闡明話語和交際情境之間的連貫關係。雖然現時學界對話語標記的定義未有一致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話語標記由人際互動中產生，而且與語篇連貫有關。

在英文文獻裡，針對話語標記 *thank you* 的研究並不多 (Ahn 2010; Aijmer 1996; Aston 1995; Pedersen 2010; Terkourafi 2011)。Aijmer (1996: 52-66) 以英語口語語料庫分析話語標記 *thank you* 和 *thanks* 的功能，她發現 *thanking* 類感謝語在電話口語中充當話語標記的角色。*Thanking* 類感謝語在話語中主要有三個序列特徵：一、相鄰三話對 (adjacency triplet) 中的結束訊號。感謝語可以表示跟進 (follow-up)，即後續的回應，可用於對前述話語出示評價和表示理解。除了表示感謝外，感謝語也可以作為當別人拒絕後，表示接收前述拒絕訊息的回應。二、提議—接受序列。感謝語會出現在建議或服務提供後的位置，說話人用作表示接受的回應，或逐步地表明願意接受 (stepwise acceptance) 的訊號，同時有預示結束話語的功能。三、在電話口語中作為結束語。對話雙方以感謝對方互相告別，然後緊接著結束語 *bye bye* (再見)。Terkourafi (2011) 也認同 *thank you* 是一個話語標記或禮貌標記，因為它在語義上缺乏真值條件，沒有概念上的意義。她發現希臘裔賽浦路斯人用 *thank you* (*θec^hu*) 只在非正式場合時表達感謝，例如在買賣時用於結束相遇的話語手段，而希臘語固有詞 (*e)fxaristó* 則繼續適用於正式的場合。她指出賽浦路斯希臘語借用 *θec^hu* 是後殖民時期出現身分認同危機的結果，也是當地人「英語化」(Anglicization) 的表現。由此可見，學者都認同英語的 *thank you* 是話語標記，而且其用法和功能非常多樣。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漢語普通話和閩語臺灣話於人際互動中產生語法演變 (Chang 2002; Chang & Hsieh 2017; Chen & Tao 2014; Tao 2003; Wang 2008; Wang, Katz & Chen 2003; 陶紅印 2003)，也就是一種具有動態性和微觀的共時語法化。這種現象稱為浮現語法，又稱動態語法或湧現語法，為言談推動的話語語法現象提供一個新的詮釋視角。最早提出浮現語法的學者是 Paul Hopper (1987)。他認為語法是動態的、非穩定的。人們在對話中的高頻詞容易發生量變到質變，語法在話語的推動下不斷地改變，並從使用中慢慢形成。這種浮現語法觀強調「用法先於語法」。Hopper (2012: 304) 認為以句子為基礎的觀察，難以解釋話語中語法結構的發展。他認為碎片性的 (fragmentary) 口語言談是出於人際溝通和

互動的結果。Couper-Kuhlen (2011: 425) 認為反覆出現的詞彙句法形式 (recurrent lexicosyntactic form) 因會話慣例 (routine) 而使這種構式的使用產生語法化。她認為當這種構式基於某些目的而出現，會話就能提供大量共時的證據。

Hopper (2012) 以英語準分裂句 (pseudocleft sentence) 為例，解釋語法浮現的現象。他指出過去的語法分析主要認為準分裂句包含原始小句、wh- 小句和用 is 或 was 引出的跟進小句，見例 (10)，例 (11) 則是其還原後的原始句子。動詞 dislike (不喜歡) 是句子的次要焦點，而主焦點則放在直接賓語 the incessant rain (大雨) 上。Hopper 以聖塔芭芭拉語料庫 (Santa Barbara Corpus) 觀察話語中的準分裂句，發現雙小句的結構根本不存在，而 wh- 小句則可以獨立出現在互動話語中，見例 (12)。

(10) What they dislike is the incessant rain.

(11) They dislike the incessant rain.

(12) Sharon: well,

→ what you do with those third-graders,
you know,
is you just like,
(H) take them,
and put them,
you know,
with one of the smarter fourth-graders,
who's very [ver]bal,

Carolyn: [uh].

Sharon: and (-) and well-beha=ved.

(Hopper 2012: 305)

Hopper 指出上例的教師對話中，以句子為本的準分裂句在話語中被分割，也沒有焦點元素。Wh- 小句有話題引入和提供解決建議前作鋪墊功能。他認為雙小句的準分裂句是在話語中浮現出的結構。在粵語研究方面，陸鏡光 (2002) 是最早關注話語標記的學者之一。他用自建的口語語料庫，以會話分析的角度考察兩類用法的「先」(sin)。第一類的「先」是表示次序的副詞，可以對應漢語普通話的「先」；第二類的「先」是話語標記（見例 (13)），是一種會話管理和話語組織

的手段，確保會話參與者的話語有秩序地推進。

- (13) A： 無啊，考到車牌，梗係想整架二手車嚟玩吓喇。
[沒什麼啊，考到駕照，當然是想買一輛二手車來玩玩啦。]
B： 喀，咁點啊？
[啊，那怎麼樣啊？]
A： 有冇好介紹啊？
[有沒有好的介紹啊？]
B： → 你買成點先？
[你先告訴我，你想買怎麼樣的？]
A： 買成點？睇吓囉。
[買怎麼樣的？正在看囉。] (陸鏡光 2002：42-43)

在例 (13) 中 A 向 B 提問，要求 B 介紹二手車，而 B 就對 A 再提出另一個問題，要先知道 A 理想中想要的車是怎麼樣的。陸鏡光指出這顯示 B 把自己的提問放在當前的對話議程的首位。B 以「先」來表示對方必須先回答自己的提問，才會回答對方一開始的問題。他認為這個用於暫時打斷話語的話語標記是從表示時序的副詞演變而來的。雖然陸鏡光並沒有指出背後的演變機制為何，但上例正好說明「先」的副詞及話語標記之間有著同源關係，而浮現語法理論能為上例的語法演變提供有力的解釋，並對各個用法在話語中的演變軌跡提出佐證。

三、研究方法

(一) 語料來源與分類架構

語料庫在舉證過程中，能提供豐富的語料作參考，而非單純以研究者的語感造例句。語料庫在語法化研究中不但能提供真實的語料，而且可以看到使用頻率對用法和語言演變的影響 (Mair 2011: 241-243)。在日常溝通上，96.7% 的香港人以粵語為主要的交際語言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2017)。香港政府於 1997 年的主權移交後，推行兩文三語政策，鼓勵學生學習漢語書面語（又稱為漢文）和英文。中文課堂仍維持以粵語為教學媒介語，普通話則獨立開設為新科

目。雖然粵語書面語（或稱為粵文）也非常流行，但在網路溝通上可能會出現大量語碼混用的情況。為了更客觀地描寫「多謝」的話語特徵，考慮到語料量和可比性的問題，本文以口語語料庫為語料來源。

口語是相對於書面語的概念，語體選擇會影響到語法研究的結論，因此語體的分類不應該停留在口語和書面語的二元劃分，嚴格地區分口語體是有必要的（陶紅印 1999；劉焱、陶紅印 2018）。本文使用的口語語料庫大致分屬四種語體：自然會話口語、電臺訪談口語、問答式訪談口語、影視口語。本文選用三個口語語料庫為語料統計來源：一、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A Linguistic Corpus of Mid-20th Century Hong Kong Cantonese)：⁸ 屬半自然語料，來自 14 部上世紀五、六〇年代香港粵語電影的對白，約 19 萬字（錢志安 2013）。14 部粵語電影總約 22 小時 30 分鐘。二、香港粵語語料庫 (Hong Kong Cantonese Corpus)：⁹ 屬自然語料，於 1997 年至 1998 年於香港錄製，語料來自 51 段家庭和朋友間的對話和剪輯自 42 段電臺節目的內容，提供約 18 萬個詞，¹⁰ 長度約 30 小時 (Luke & Wong 2015)。三、香港理工大學粵語口語語料庫 (PolyU Corpus of Spoken Chinese: Cantonese)：¹¹ 屬半自然語料，語料來自 28 段受訪者講述旅遊和生活經歷，提供約 4 小時的訪談對話。

為了詳細地探討「多謝」的用法，本文根據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30-31) 系統功能語法中的元語言功能 (metafunction) 分類，他們認為話語包含概念層面 (ideational)、語篇層面 (textual) 和人際層面 (interpersonal) 的使用。概念層面指具真值條件的語義和命題；語篇層面指表達訊息的話語組織、銜接和連貫的方式；人際或互動層面指人與人之間的語言使用和互動，與他人建立和保持社會關係，可反映說話人的態度。因此，本文以此架構檢視「多謝」於元語言功能的三大層面的分布，再把其用法細分為幾個子類。

⁸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http://hkcc.edu.hk/v1/corpus/index.php>。

⁹ 香港粵語語料庫：<http://compling.hss.ntu.edu.sg/hkcancor/>。

¹⁰ 香港粵語語料庫同時以粵語拼音（香港語言學學會方案）和漢字呈現，但部分漢字與當代粵語用字不一致，不利粵語母語者閱讀，如語料庫中的「係唔係未來呢？」（是不是還沒來呢？）選用直接對應語義的「來」，非較流行的「嚟」，使「未來」可以理解為「將來」或「沒來」而造成歧義。故本文先檢視語境和語義，並參考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所選用的漢字。下文所列三個語料庫的例句中，其漢字或標點符號部分已經研究者修改。

¹¹ 香港理工大學粵語口語語料庫：http://chaaklau.github.io/poly_corpus_static/。

(二) 假設

研究假設基於前述理論，本文期望對粵語「多謝」在言談會話中的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根據前述的研究與分類，本文假設如下：

假設一：粵語「多謝」在概念層面、語篇層面和人際層面有不同的話語語用功能。

假設二：粵語「多謝」基於人際互動發生語義變化，進而發展為話語語用標記。

假設三：粵語「多謝」與「唔該」的話語語用功能有區別。

四、研究發現

三個粵語口語語料庫的搜尋結果顯示，「多謝」於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的 14 部電影，共 76 段對話中，詞頻排序為 202/8620，顯示「多謝」屬高頻詞類。「多謝」於香港粵語語料庫和香港理工大學粵語口語語料庫中，各出現 16 次。研究者逐一觀看所有與「多謝」相關的文字和影片片段。

其中有一筆來自電影《化身情人》的語料無法分類，因其鏡頭拍攝男主角進入畫展時，語料聲音卻來自畫展中參觀者之間的對話，鏡頭和對話均不連貫，故無法判斷「多謝」的用法，而於統計數據中刪除。最後，本文分析的語料共 107 筆，於元語言功能各層面中，人際層面的用法出現率最高，共出現 67 筆語料（見表一），其中「回應實質性利益接收」的用法佔人際層面語料的 50.7%（見表二）。

表一：語料庫中粵語「多謝」元語言功能的分布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 粵語語料庫	香港粵語 語料庫	香港理工大學 粵語口語語料庫	總計
概念層面	8 (10.7%)	10 (62.5%)	1 (6.3%)	19 (17.8%)
語篇層面	3 (4%)	4 (25%)	14 (87.5%)	21 (19.6%)
人際層面	64 (85.3%)	2 (12.5%)	1 (6.3%)	67 (62.6%)
總計	75 (100%)	16 (100%)	16 (100%)	107 (100%)

表二：語料庫中粵語「多謝」人際層面功能的分布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 粵語語料庫	香港粵語 語料庫	香港理工大學 粵語口語語料庫	總計
回應實質性利益接收	33 (51.6%)	0	1 (100%)	34 (50.7%)
回應得到別人非預期的承諾	16 (25%)	0	0	16 (23.9%)
回應恭賀	8 (12.5%)	0	0	8 (12.0%)
拒絕邀請	5 (7.8%)	0	0	5 (7.5%)
回應恭維	1 (1.6%)	2 (100%)	0	3 (4.8%)
回應別人表達感謝	1 (1.6%)	0	0	1 (1.5%)
總計	64 (100%)	2 (100%)	1 (100%)	67 (100%)

(一)概念層面：表達感謝的動詞 (*Doze as a Verb of Expressing Gratitude*)

從概念或表義層面上來看，「多謝」的本義為向別人表達感謝，含致謝義，屬及物心理狀態動詞。本文找到 19 筆語料。說話人向聽話人傳遞感激之意，指向的賓語一般是人，即聽話人。

- (14) A： → 係吖！但係呢趟甩得身呢，你要多謝我嚟！
[是啊！但是這次能脫身呢，你要感謝我啊！]
(《契爺艷史》1965)

- (15) A： 哦～
[哦～]
原來你兩個身世咁可憐嘅……
[原來你們兩個出身這麼可憐的……]
當日你哋咁冒險，
[當天你們冒著險，]
偷返個銀包返嚟畀阿大福，
[幫大福把錢包偷回來，]
→ 真係要唔知點樣多謝你哋嘞！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謝謝你們呢！]
莫講話喺道住一晚吖！
[別說在這裡住一晚啊！]

- 就算係長住，
 [就算是長住，]
 都冇所謂嘅……
 [都無所謂的……]
 B： 我幫你裝飯！
 [我幫你添飯！] (《化身情人》1965)
 (16) A： 俾多啲嘢 TVB 抄下吓嘛希望你哋。
 [希望你们給 TVB 多點東西抄嘛。]
 B： 係啊！
 [是啊！]
 係啊！
 [是啊！]
 噉然之後我哋喺 TVB 睇個真嘅。
 [那之後我們在 TVB 看一下。]
 → 噉多謝晒 Sandy。
 [那謝謝 Sandy。]
 C： OK.
 [OK.]
 A： → 多謝晒。
 [謝謝。]
 B： 有機會再傾過吓。
 [有機會再聊一下。]
 C： 吓好！
 [啊好！] (香港粵語語料庫)

在例 (14) 中，「多謝」與能願動詞「要」共現，可顯示說話人的主觀意願。說話人 A 要求聽話人就「甩得身」（能脫身）一事對說話人表示感謝。在例 (15) 中，A 被小偷偷走了錢包，B 幫說話人從小偷身上拿回來。失物取回後，A 說不知道怎麼跟 B 表達感謝。這時 A 就用了「多謝」一詞，來表示自己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才能表示謝意。這顯示說話人 A 認為口頭上的致謝是不夠的，而這種表達感謝的行為涉及非口頭上的實質行動，也就是後續對 B 提供住宿的協助。例 (16) 來

自電臺的訪談口語，A 和 B 是節目主持人，C (Sandy) 是受訪的來賓。在節目結束之前，B 和 A 分別以「多謝」對 C 表達感謝，在話語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為何 B 和 A 要感謝 C，但可以推估這與 C 對節目的付出有關，例如抽空到電臺來、跟聽眾分享故事等等。上述三例中，「多謝」後接成分為人物，致謝對象為聽話人。在雙方都理解語境的情況下，致謝原因不會明確顯示在會話中。張愛玲 (2016: 97) 研究元代「多謝」的使用情況時，發現後接對象賓語的用法最普遍，例如「多謝公公」、「多謝哥哥」。由此可見，及物狀態動詞「多謝」在話語中有表致謝的概念功能。¹²

(二)語篇層面：陳述感謝原因 (*Doze as a Marker for Expressing Gratitude with Thanking Explanation*)

從語篇層面上來看，「多謝」為話語標記，後接原因賓語，引出說話人表達感謝之原因。本文找到 21 筆語料。隨著說話人對感謝事件的主觀態度和視角轉變，「多謝」由原來指向聽話人，轉為指向聽話人所引發的事件。說話人對感謝事件作出原因陳述，在視域上從強調人轉為強調特定事件。

¹² 審查人提到概念層面和語篇層面有些許重疊之處，在這兩個層面的差異是源於動詞「多謝」的語義及物性。在這兩個層面上的句式跟漢語普通話中「謝謝」的句式有相似的地方。儲澤祥 (1995) 認為「謝謝」加賓語的基底形式是表示原因的及物動詞小句。從語義及物性的角度來看，「多謝」也可以是兼語句，見下例：

(i) 多謝你杯咖啡。(動賓)

[謝謝你的咖啡。]

(ii) 多謝你咁關照我。(兼語)

[謝謝你那麼關照我。]

上例中的「多謝」可引出原因賓語，「多謝」在這兩個層面中保留致謝義的情況，但是當句子置於對話中也同時延伸出語篇銜接的功能，涉指的是對別人招待、照顧或在時間上的付出而作出致謝，會話中的前後景 (*foregrounding and backgrounding*) 就對語篇組織提供有力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對話語標記的義項 (*sense*) 和功能進行分類是非常困難的 (Aijmer 2002: 19-23)。Chang & Hsieh (2017) 在討論臺灣閩南語「共你講」(*ka li kong*) 一文中，將其話語語用功能分為三大類：「告知」、「立場標記」和「語篇組織」。原始的「告知」義在話語中會得到不同程度的保留。他們在分類時就提到一個話語元素可以同時包括多個功能，在討論例句時會以語料中功能的重要性來判斷。在語料分類時，話語標記所表現出的模糊性是話語語用強化的結果，正好是共時語法化和浮現語法所指語言演變中語法連續體 (*continuum*) 的證據 (方梅 2019: 20-22; 屈承熹 2010: 24-29)。因此，本文視「多謝」後接人物句為基式結構，即概念上的致謝義，而「多謝」後接原因賓語的用法為具話語延伸的功能，即語篇層面的陳述感謝原因。

- (17) A : 我睇你今日嚟，
[我看你今天來，]
唔淨祇還一毫子畀我咁簡單就真！
[不只是還我一毛錢這麼簡單！]
B : 哈！你真係聰明嘅！
[哈！你真是聰明的！]
→ 我為咗多謝你借毫子畀我呢，
[我為了感謝你借一毛錢給我呢，]
我就今晚請你食飯、睇戲！
[今晚我就請你吃飯、看電影！]
A : 喔！
[喔！] (《化身情人》1965)
- (18) A : → 鄧生！我好多謝你嘅安慰同埋勸解！
[鄧先生！我很感謝你的安慰和勸解！]
不過，我唔怕老實話畀你聽，
[不過，我不怕老實告訴你，]
我相信喺我呢一生，
[我相信在我這輩子，]
好難再遇一個，
[很難再遇到一個，]
好似畢加繩咁老實嘅男仔！
[像畢加繩這麼老實的男孩！] (《化身情人》1965)
- (19) A : → 多謝大班成日過來探我哋喇！
[謝謝大班常常過來探望我們啦！]
B : 係。
[是。]
C : 有陣時間唔中請我食早餐喇！
[有時候偶爾請我吃早餐啦！]
A : 係。
[是。]
B : → 都要更加多謝即係廣大嘅聽眾一直以來嘅支持喇！

- [要更感謝的，也就是廣大的聽眾一直以來的支持啦！]
- A：收音機旁邊嘅你啊！
[收音機旁邊的你啊！] (香港粵語語料庫)
- (20) A：其實呢，你知唔知呢，我哋完咗會送啲小禮物畀你？
[其實呢，你知不知道呢，我們結束後會送一些小禮物給你？]
- B：我唔知。
[我不知道。]
- A：→ 多謝你參與㗎。
[謝謝你的參與。]
- B：我唔知。
[我不知道。]
- A：係一百蚊㗎㗎。
[是一百塊。]
- B：喔。
[喔。] (香港理工大學粵語口語語料庫)

「多謝」作為引出說話人在交際中傳遞的感謝之意，然後銜接後面跟感謝事件相關的訊息，並帶出感謝的原因。這種話語功能跟漢語普通話兼語句「謝謝」的用法一致，後接原因賓語，表示感謝原因（儲澤祥 1995）。在例 (17) 中，說話人 B 不但向聽話人 A 傳達對借錢事件的感謝之意，還提醒著感謝事件所產生的原因，而且在話語後段接著說明因感謝事件而發展出請客和請看電影的命題。在例 (18) 中，A 對聽話人（「鄧生」）表示感謝他的安慰和勸解。在例 (19) 中，電臺節目主持人 A 和 B 分別對大班和聽眾致謝，同樣後接致謝的原因，分別是對探班關心的致謝和對聽眾長期支持的致謝。在例 (20) 中，在訪談結束前 A 對 B 送上禮物作為 B 參與訪問的致謝禮，並用「多謝」後接原因賓語，把感謝焦點放在 B 參與訪問。從上述四例中可見，說話人使用「多謝」的兼語特性陳述感謝事件的發生原因。「多謝」在語篇層面中，說話人不但可以陳述感謝原因及其衍生事件，對語境訊息進行銜接，而且同時可表達致謝義。

(三)人際層面：利益性接收標記

本文發現「多謝」有以下五種人際功能：「回應實質性利益接收」、「回應得

到別人非預期的承諾」、「回應恭賀」、「回應恭維」和「拒絕邀請」，共 67 筆。另外，找到 1 筆語料是詞串「唔使多謝」而成的「回應別人表達感謝」的特殊相鄰對。

1. 「多謝」作為實質性利益接收之回應 (*Doze as a Response to Tangible Receiving*)

本文找到 34 筆語料。「多謝」作為金錢或禮物等利益接收的回應標記，表示說話人從別人身上得到實質的金錢或物質上的好處，而接收此種利益的受益人則以「多謝」來表示感謝。

- (21) A: 幾錢呀?
[多少錢呀?]
B: 五毫子!
[五毛錢!]
A: 哦!
[哦!]
B: → 多謝呀!
[謝謝呀!] (《春色滿璇宮》1966)
- (22) A: 嚟咗好耐嘞!
[來了很久了!]
B: 誒……呢啲誒……
[誒……這些誒……]
A: 啲啲敝東叫我送嚟嘅!
[這些是我老闆叫我送來的!]
B: → 哦……多謝……
[哦……謝謝……] (《鴻運喜當頭》1955)
- (23) A: 你知唔知我哋完咗之後會有啲小禮物送畀你，多謝你嘅參與?
[你知不知道我們結束後會有一些小禮物送給你，謝謝你的參與?]
B: → 哦，多謝囉!
[哦，謝謝囉!] (香港理工大學粵語口語語料庫)

在例 (21) 中，客人 A 在路過的雜貨店買汽水喝。B 是雜貨店的老闆，當 B 告訴 A 汽水的價格後，A 以「哦！」回應，表示接收了老闆對於價格訊息的傳達。A 伸手付錢後，B 以「多謝呀！」回應，表示自己在點算零錢，確定收到指定的金額。在例 (22) 中，A 的老闆派 A 把禮物送給 B。故當 B 得知放在桌子上的禮物是給他的，他就以「多謝」回應 A，確定送禮的有效性。同樣在例 (23) 中，B 得知訪談結束後 A 會給他禮物後，便以「哦」表示接收到「有禮物」的訊息，並以「多謝囉！」作出帶有譏諷意味的利益接收作回應。上述例 (22) 和 (23) 的「多謝」前都同樣有話輪起始單音助詞「哦」，顯示說話人的認知情態由未知到知悉的轉變 (Liesenfeld 2019)。本文認為此類回應格式「哦+多謝」不但是利益接收者向利益輸出者表達感謝，同時為利益接收者向利益輸出者表示利益傳輸的有效性，確認其過程和形式無誤的一種回應。

2. 「多謝」作為非預期地得到別人承諾之回應 (*Doze as a Response to Unexpected Promise*)

本文找到 16 筆語料。「多謝」除了可以向聽話人表達感謝之外，同時表示聽話人向說話人達成協議後及作出非預期的承諾時，以「多謝」作出回應。

- (24) A: 哎！而家我唔止同佢行……
 [哎！現在我不只是跟她在一起……]
 我……哎……我重向佢求婚！
 [我……哎……我還向她求婚！]
 佢重應承……嫁我添呀！
 [她還答應……嫁給我呀！]
 B: 哎！噉你真係壽星公吊頸呀！
 [哎！那你真的是不想活呀！]
 C: 哎！噉你點吖？
 [哎！那你怎麼辦啊？]
 A: 如果你兩個同情我嘅遭遇呢，
 [如果你們兩個同情我的遭遇呢，]
 我睇都唔使嗌過交，
 [我看也不用吵架，]

- 都會收留我嘅啫？
[也會收留我了吧？]
吓？
[是嗎？]
- B： 喂！我哋怕唔使嗌場交嘅啫？
[喂！我們不用再吵架了吧？]
- C： 哎！呢次唔使嘞！
[哎！這次不用了！]
- A： → 係噉……多謝晒……
[那真是……謝謝……] (《標準丈夫》1965)
- (25) A： 噉，你可唔可以介紹我去唱歌呀？
[那，你可不可以介紹我去唱歌呀？]
- B： 乜你想唱歌咩？
[原來你想唱歌啊？]
- A： 係呀！我想賺啲錢，畀我男朋友醫病！
[是呀！我想賺點錢，給我男朋友治病！]
- B： 喔！噉就啱嘞！
[喔！那就太好了！]
橫掂我呢輪個喉嚨都唔係幾舒服！
[反正我最近喉嚨都不太舒服！]
不如你下期替我唱吓嚟！
[不如你下期替我唱吧！]
- A： 呀？真嘅……
[啊？真的……]
好就好嘞，不過，我有靚衫着嚟！
[好是好啦，不過，我沒有好看的衣服穿啊！]
- B： 哦！唔緊要！
[哦！不要緊！]
你可以着我啲衫，戴我啲頭笠呀！
[你可以穿我的衣服，戴我的帽子呀！]
- A： 呀，係呀？玫瑰小姐呀，

- [啊，是這樣呀？玫瑰小姐呀，]
 不過我唔想畀我啲家人知道，
 [不過我不想讓我的家人知道，]
 我好唔好詐諦話返夜工，
 [你覺得我假裝說要晚上上班好不好，]
 噉就過嚟你便換衫，然後先去唱歌呀？
 [那就過來你那邊換衣服，然後再去唱歌呀？]
 B： 好。為人為到底有乜所謂啫！
 [好。幫人幫到底無所謂的！]
 A： → 噉就真係多謝晒你嘞！玫瑰小姐！
 [那真的謝謝你啦！玫瑰小姐！] (《春色滿璇宮》1966)

在例 (24) 中，A 在之前的情節曾向 B 和 C 請求搬到他們家一段時間，但遭他們拒絕。A 剛發現要娶的女生非常凶，而向 B 和 C 再次請求到他們家暫住。A 不確定會不會再被拒絕，所以他以遞進式說服手段，先提出自己跟那個女生已經開始交往，再提到自己向她求婚，並反問 B 和 C：「我睇都唔使啖過交，都會收留我嘞啫？吓？」這種延伸性 (incrementality) 的互動於口語中很常見 (Hopper 2012: 307)。由此可見，在雙方協商的過程中，說話人並沒有信心得到聽話人的允許。

「多謝」作為非預期承諾的回應在例 (25) 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例 (25) 中，玫瑰小姐 B 在夜總會工作。在雙方協商如何安排 A 代唱的過程中，B 作出多次的答應，不但讓 A 在夜總會代唱、讓 A 穿自己的衣服，也幫 A 隱瞞家人。上面兩個例子中，「多謝」所回應的是利益輸出者與利益接收者之間協議的結果，這種利益往往是利益接收者無法預期的，與 Yip & Matthews (2000: 141) 認為「多謝」適用於隱喻性禮物之看法一致。這種情境下無法以近義感謝詞「唔該」代替，故利益接收者使用「多謝」，不但向利益輸出者（提供協助者）表示感謝，也可作為非預期的利益性接收標記，視為「反預期」(unexpectedness) 的話語回應。

3. 「多謝」作為恭賀之回應 (Doze as a Response to Congratulations)

本文找到 8 筆語料。「多謝」用作回應得到別人的恭賀。祝賀或恭賀語可視為祝福性或利益性的輸出，當聽話人接受說話人的恭賀時，聽話人可視為利益接收者。

- (26) A: 唏，你唔識佢你唔知㗎咋！
 [哎，你不認識她你不知道的啦！]
 佢有名呀叫做霸王雞項！
 [她有個別名呀叫做凶女人！]
 好得人驚㗎！
 [很嚇人的！]
- B: 喂！噉你真係同雷……
 [喂！那你真的是跟雷……]
- C: 你重提？
 [你還提？]
 我就同佢斬咗纜，
 [我就跟她分手了，]
 從此我甩災甩難，
 [從此我就脫離苦海，]
 重見天日！
 [重見天日！]
 我連飲咗幾日都係為咗慶祝下咋嘛！
 [我連續幾天喝酒就是為了要慶祝一下嘛！]
- A: 哦！原來你同佢甩咗拖！
 [哦！原來你跟她分手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 C: →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標準丈夫》1965)

在例 (26) 中，三人在茶樓飲茶，並討論著 C 最近跟女朋友分手。當 A 和 B 得知 C 經過重重困難，終於與他的凶悍女友分手後，A 馬上作出恭賀，C 則以「多謝」，並重覆四次來回應。Stivers (2004) 稱這種現象為「多重述說」(multiple saying)，她以日語 *ha ha ha* 為例，指出說話人透過此用法來表示自己缺乏相關認知。她亦以美國英語 *no no no* 和俄語 *net net net* 為例，認為此用法是說話人從前述對話中意識到問題的產生，想要適時地煞停相關的行動 (should properly be

4. 「多謝」作為恭維之回應 (Doze as a Response to Compliments)

(27) A : 噉啊！可能都同我信仰有關㗎。

B: 哦！

我都幾欣賞你嘅樣喇吓。

A: → 多謝。

嗯。

(香港粵語語料庫)

(28) A: 見唔見到我吓？

[有沒有看到我啊？]

B：見到到囉就係話，咦係唔係未嚟呢？

[看到到啦就是說，咦是不是還沒來呢？]

A： 我太靚唔認得喇。

[我太美認不出來啦。]

B：又或者，一定係啊呢個。

[又或者，一定是這個。]

A: → 多謝。

[謝謝。]

(香港粵語語料庫)

(29) A: 馮生，你呢次，真夠眼光嘞！

[馮先生，你這次，真有眼光啊！]

B: → 多謝，多謝！

[謝謝，謝謝！]

(《化身情人》1965)

在例 (27) 中，B 得知 A 對某事的解釋跟信仰有關後，就以回應標記「哦」來引出對別人的評價，並表示對 A 的欣賞。A 得到來自 B 的誇獎後，就馬上以「多謝」來回應。在例 (28) 中，B 以為 A 還沒來，A 就猜測是不是自己太美而導致 B 認不出自己。A 作出自誇後，B 馬上表達贊同，並說「一定係啊呢個」來進一步強化贊同的程度。B 不但表示贊同，同時也表達出讚美。A 則以「多謝」來作出回應。在例 (29) 中，在畫展中 A 稱讚 B 的眼光獨到。B 則以「多謝」，並重覆一次來回應。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用法的頻率在三個語料庫也偏低。Wong (2010) 研究香港學生以英語表達感謝時，使用 *thank you* 相關句式的情況，她認為傳統上香港華人比較內向、含蓄，較少直接地公開表達感謝。本文推測二十世紀後期的香港，強制性的雙語教育政策推行多年後，香港粵語使用者受到英語 *thank you* 或西方流行文化影響，而使用「多謝」表達對稱讚、誇獎等恭維的直接接受，但這種用法的頻率依然偏低。

5. 「多謝」作為拒絕邀請之回應 (*Doze as a Response for Declining an Invitation*)

本文找到 5 筆語料。「多謝」作為拒絕別人邀請之回應，用以表達對回拒邀請之好意，並為下文作進一步說明拒絕的理由銜接。

- (30) A: 老實講吖，
[老實說啊，]
我約咗個朋友同埋一齊食飯嘅，
[我約了一個朋友一起吃飯，]
點知佢重未嚟，
[但他現在還沒來，]
所以我好肚餓呀！
[所以我很餓呀！]
B: 噉食飽先喇！
[那吃飽再去啦！]

- A: 淨係你請我食點得呀！
 [怎麼可以只是你請我吃呀！]
 不如我一陣間請你食飯吖！
 [不如我等一下請你吃飯啊！]
- B: → 多謝嘞！
 [不用了！]
 我重要送啲細路哥返屋企食飯。
 [我還要送那些小孩回家吃飯。] (《難兄難弟》1960)

在例 (30) 中，A 邀請 B 一起吃飯，B 以「多謝嘞！」拒絕 A 的邀請，並說明拒絕的原因。這種以話語標記銜接語境訊息的用法和語篇層面中陳述感謝原因的用法相似，但在人際層面的「多謝」一般結合話末助詞單獨出現，如上例的「嘞」。被邀者可視為利益接收人，表示邀請者期望與被邀者進一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這種雙方關係的建立屬於交際社會行為。「多謝」的婉拒用法與 Hopper (2012: 307) 所指的預示 (projection) 現象相似，即說話人根據之前的話語推測當前話語的含意。在互動過程中，說話人（邀請行為中的利益接收者）不願意接受利益輸出者所提出的邀請，「多謝」可以在拒絕話語產出之前產生鋪墊 (preface) 作用。

6. 詞串「唔使多謝」作為「多謝」之回應 (*Msai doze as a Response to doze*)

本文發現 1 筆語料「唔」、「使」和「多謝」三詞結合。說話人以「唔使多謝」作為簡短的回應語。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作為回應語的詞串只能回應語篇層面和人際層面中跟實質性利益有關的「多謝」，而不能回應其他層面的「多謝」。

- (31) A: 真係兩位同我個仔執返個銀包，
 [真的是兩位幫我兒子把錢包撿回來，]
 → 唔知點樣多謝你哋！
 [不知道要怎麼謝謝你們！]
- B: → 哦！唔使多謝！
 [哦！不用客氣！]
 嗰個銀包，
 [那個錢包，]

噉我睇梗係嗰啲打荷包友，
 [那我盯著那個偷錢包的，]
 見到風聲緊嘞，
 [看到風聲緊了，]
 噉就急急忙忙枕低㗎啫！
 [那就急急忙忙地撇下而已！] (《春色滿璇宮》1966)

在例 (31) 中，A 想對 B 表達感謝之意，而 B 認為是小事，不必道謝，故使用「唔使多謝！」回應。B 幫 A 把錢包撿回來，故 B 屬利益輸出者，而重拾錢包的 A 則屬利益接收者。這種間接拒絕道謝的方式，使利益輸出者委婉地表示謙虛的心態，於人際間的禮貌互動中可維持雙方的社交關係。這種由否定副詞「唔」（不）和能願動詞「使」（需要）結合為「唔使」，並與「多謝」以特定的詞序一起出現，被稱為詞串 (lexical bundle)。¹³ 詞串往往因為共現頻率高，¹⁴ 而在口語交際中固化，一般為三個以上的詞捆綁在一起，並以固定的次序在特定的語體中共現 (Conrad & Biber 2004; Cortes 2004)。

五、研究討論

從上述各種「多謝」的用法討論中，可發現「多謝」無論在語言內部的句法系統，還是在語言外部的社會文化互動，都呈現出不同的話語語用功能，其中語篇層面「陳述感謝原因」和人際層面「回應得到別人非預期的承諾」更未被文獻描述過。接下來，本文以關聯理論與禮貌原則和浮現語法論證「多謝」產生語法化的演變動因和過程，再討論幾點相關的語法語用特徵。

(一) 關聯理論與禮貌原則

本文認為關聯理論 (Relevance Theory) 有助於解釋「多謝」在不同語境與話語

¹³ 有研究漢語普通話「那」、「知道」和閩語臺灣話「共你講」的學者，把 lexical bundle 翻譯為「常用詞串」或「格式」（畢永峨 2007；陶紅印 2003；Chang & Hsieh 2017）。本文採用便於中文讀者理解的譯法：「詞串」。

¹⁴ 英語語料庫的研究一般界定高頻類的詞串為每 100 萬字出現至少 10 次。本文所採用的語料庫為目前較龐大的粵語口語研究資源，超過 37 萬字，未來宜進一步增加語料作詞串討論。

過程中的有效性。話語是語言交換的雙向行為，除了說話人的話語產出外，也包含聽話人的話語理解。Sperber & Wilson (1995[1986]) 針對 Grice (1975: 45-47) 的準則提出關聯理論，認為語言交際是一種「明示—推理」的過程。他們把 Grice 的四大準則 (maxims) 統整為關聯性 (relevance)，認為關聯性取決於兩項因素：「說話人的溝通有效性」和「聽話人為了理解所付出的努力」。故此，說話人選擇最適當的方式表達想法，而聽話人也適切地詮釋與理解對方的話中意涵。說話人以關聯性理解日常的話語，並選擇合適的用詞，使話語產生多項選擇現象。為了確保雙方利益傳輸的有效性，「多謝」在人際互動中成為一種利益性接收標記。Grice (1975: 46) 提出合作原則的準則，認為當說話人與聽話人溝通時，說話人必須確保話語與聽話人相關。「多謝」透過語境效應 (contextual effect) 和推理策略 (inferential strategy)，在詮釋過程中也有重要的功能，在話語中有助於促進雙方理解。

根據關聯理論，此詮釋過程為溝通的程序性編碼，指導、限制人們的推理性理解 (Sperber & Wilson 1995[1986])。話語標記在口語上的功能，往往受聽話人對語境的詮釋影響 (Huang 2000)。在利益協商的過程中，當說話人以「多謝」作回應，顯示雙方於前述對話中，並未有足夠的訊息，讓說話人確定聽話人願意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口頭承諾。「多謝」作為得到非預期承諾的回應，成為話語中顯示反預期的話語標記。除了說明說話人對利益接收由之前的不確定轉為肯定，亦顯示「多謝」適用於 Yip & Matthews (2000: 141) 提出隱喻性禮物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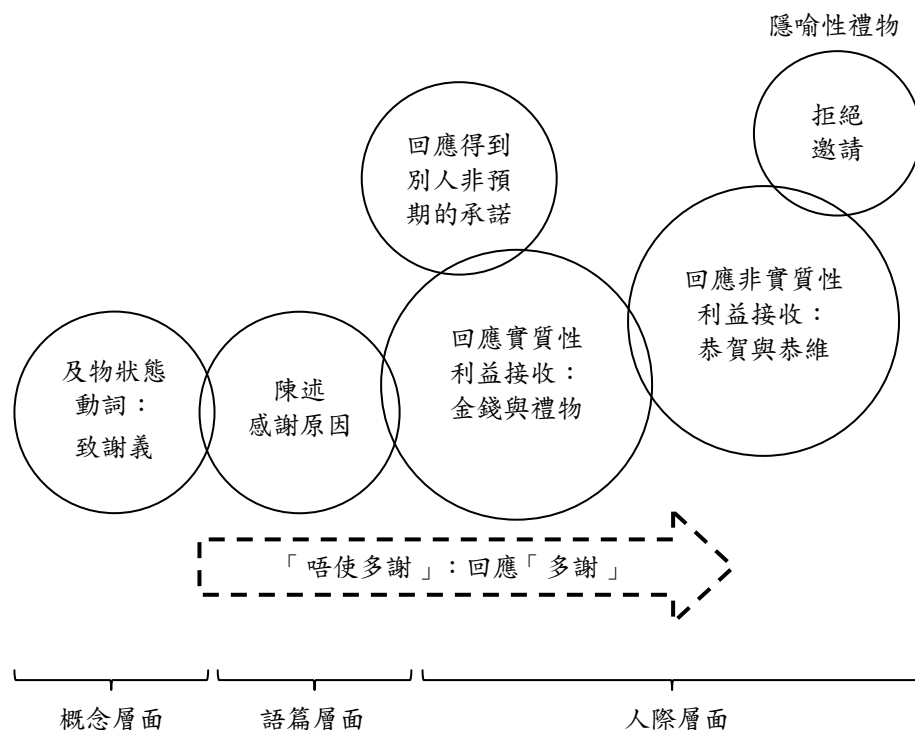
除了關聯理論外，禮貌原則也有助於解釋「多謝」的功能。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指出語言中的約定俗成，或稱為規約化 (conventionalization) 與禮貌和不禮貌有關 (Culpeper 2011: 116; Terkourafi 2015; Vergis & Terkourafi 2015: 62-65)。Terkourafi (2015) 指出規約化是由說話人於相關語境中高頻使用而形成的表達方式，說話人以其經驗達成溝通目的。她就 Brown & Levinson 理論中對規約化的討論，提出規約化的定義應基於習慣性頻率而非語義。本文亦支持 Terkourafi (2015) 的觀點，「多謝」基於禮貌或不禮貌性而於人際互動中高頻使用，從而產生規約化，亦是言語社群中人們產生社會化的現象。Brown & Levinson (1987[1978]: 62) 提出積極面子解釋人們想被他人喜歡的禮貌性現象 (politeness phenomena)。當不同意別人，或指出別人想法錯誤時，說話人會威脅到聽話人的積極面子 (Koike, Vann & Busquets 2001)。另外，委婉語 (hedging) 的使用就是避免讓聽話人覺得說話人在話語中作出任何的假定 (Brown & Levinson 1987[1978]: 146)。故此，當說話人想拒絕別人的邀請時，他們往往會先使用「多謝」，再說明拒絕的理由，所以使「多

謝」成為語言信號 (linguistic signal)，作為威脅面子前的警告。故「多謝」的人際功能，基於禮貌的考慮，適用於回應金錢和禮物等利益接收，或基於不禮貌的考慮，說話人企圖拒絕邀請時，反而以「多謝」表達感謝，從而達到間接性 (indirectness) 禮貌行為。

(二) 語言演變與浮現語法

本文認為「多謝」在會話互動中產生話語語用功能，這是語法化的結果 (Traugott 1989)，體現語法浮現於口語語體發揮的影響（見圖一）。第一階段：在概念層面上，「多謝」為表達感謝的及物狀態動詞，後接指向一般為人物。Traugott (1995: 47) 指出語法化一開始是一個詞彙元素 (lexical material) 在高度迎合語境下顯示說話人的態度，而演變成語法成分的過程。「多謝」在語義上表高度感謝，這種具致謝義的特性再發展出陳述感謝原因的語篇用法。這現象屬再範疇化 (recategorization)，其衍生出語篇連貫的功能，在會話上銜接說話人和聽話人的話語。這種跟語篇的連結是由於說話人對訊息流 (information flow) 的態度與對當下語境的評估而產生。Wang (2008) 在分析臺灣國語「不是」和「沒有」時，指出在連結發生前此詞項 (lexeme) 必須先進一步語用化，才有在多種語境自由出現的可能。「多謝」的用法具禮貌性，說話人在話語要清楚指向感謝的人和涉指事件，這種高頻出現且與人際行為高度連結的語用特質，使其用法容易發生演變，正正是語法化演變中的動因。

第二階段：在語篇層面上，「多謝」為表達感謝的及物狀態動詞，後接指向一般為事件，說話人向聽話人陳述感謝的原因。Maschler & Schiffrin (2015: 190) 認為話語分析不只把語言視為一個單位，而是一個社會互動的過程。「多謝」從及物狀態動詞發展到話語標記的原因，正是其核心語義高度連結到社會互動中面子的結果。這種約定俗成的會話推理 (conversational and conventional inferencing) 是來自言語行為準則中詞彙含義的擴展 (Hopper & Traugott 2003[1993]: 78-81)。很多研究也指出詞彙的高頻使用會導致語義或功能的改變 (Bybee & Hopper 2001: 13; Bybee & Thompson 1997; 畢永峨 2007)。「多謝」經過隱喻性過程 (metaphorical process)，產生類比推論 (analogical generalization)，使語義虛化及發生重新分析的現象 (Hopper & Traugott 2003[1993]: 68, 84-87)，即說話人產生概念轉換 (conceptual mapping)，只使用「多謝」來表達其心理狀態，省略感謝原因，從而讓表示感謝的



圖一：話語標記「多謝」的語法演變機制

語義變得抽象，最後演變為表示利益接收的話語語用標記，例如用於回應金錢和禮物等實質性利益傳輸。也就是說，在特定語境下會話參與者已得知感謝事件為何，因而不會提到感謝原因，例如在找錢的時候，店員不會說「多謝你嚟幫襯」（謝謝你來光顧）或者得到別人的承諾後不會用「多謝你嘅承諾」（謝謝你的承諾）作回應。從句法來看，「多謝」能與語氣助詞「呀」或「晒」共現，讓說話人於話語中強化情感表達。同時，在面對面的交際中，感謝語的主語通常被省略（儲澤祥、劉琪 2014）。另外，「多謝」於日常人際高頻使用下，使「唔使」與「多謝」固化，並演變為詞串。這種主觀性的判斷和規約化的形成，讓「多謝」在語用上得到強化。

第三階段：在人際層面上，實質性利益接收標記「多謝」產生主觀化 (subjectification)。在言談互動中，說話人為了達到訊息交流和溝通的目的，會不斷把說話目的、動機、態度和感情傳遞給對方。Traugott & Dasher (2002: 89-91) 認為這種由說話人主觀意識滲入語言編碼的過程，導致語用性增強，使規約化的表達形式產生變化，而發展成另一種新的表達方式，也就是主觀化。因此，說話人試圖取

得發言權來補充自己對前述訊息的看法，並帶出說話人的主觀態度和信念。Traugott & Dasher (2002: 96) 指出交互主觀性是說話人用特定或明確的語言形式表達對聽話人「自我」的關注，這種關注可以體現在認知意義上，即關注聽話人對命題內容的態度。交互主觀化 (intersubjectification) 源於主觀化，兩種機制的區別在於主觀化更聚焦於說話人，而交互主觀化則更聚焦於聽話人。「多謝」用於拒絕邀請，正好說明交互主觀性體現在社會意義上，即說話人對聽話人的認同，及關注聽話人的面子或形象需要，與禮貌有關。Jucker & Smith (1998) 以美國英語 *yeah*、*like*、*you know* 等話語標記為例，指出這類型的接收性標記不應只視為訊息傳達的確認，而是一種緩和說話人表達相異意見的手段，並把聽話人的認知狀態融入到話語的訊息。他們認為接收性標記的主要功能，是幫助話語雙方創造及更新說話人的現有知識。另外，Tao (2003) 以「說」為例，指出詞項在吸收新語義的同時維持著原來的詞彙分類，他認為「說」在言談中的高頻使用以至於語法化，是動態語義的影響。因此，用於拒絕別人的用法是「多謝」高度虛化的結果。

綜合上述對語法演變的討論，本文認為在日常交際中「多謝」作為實質利益回應語，基於禮貌而維持良好的社會互動，透過推理策略，使話語中的「多謝」產生進一步的交互主觀性。最終，「多謝」由回應實質利益轉為回應非實質利益，例如用於回應恭賀、回應恭維等等。

(三) 粵語「多謝」的相關語法特點

1. 粵語「多謝」的語體語用特徵

本文選用分屬四種口語語體的語料庫，「多謝」於表一的分布顯示，「多謝」各用法在元語言功能的三個層面和三個語料庫中，呈現不規則的分布型態。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屬影視口語，對話情境和內容多樣，例如包含商店買賣、商務會議等語境。因此，「多謝」在人際層面的用法上，高於另外兩個語料庫。香港理工大學粵語口語語料庫則以一對一的訪談形式收錄語料，故敘事內容較多，而且結束訪談前工作人員會對參與者說明參與研究的酬勞（小禮物），因此「多謝」在語篇層面的用法最多。相反地，香港粵語語料庫的「多謝」包含 2 例自然會話口語和 14 例電臺訪談口語。部分語例在電臺節目結束前出現，跟英語中 *thank you* 在電話口語中充當結束訊號的用法相似 (Aijmer 1996: 54-55)，故其概念層面的頻率較高。

語料庫的取材選用會影響話語標記的研究分析，而口語研究必須清楚地說明語料的語體分類（陶紅印 1999；劉焱、陶紅印 2018）。本文選用的四種口語語體中，雖然影視口語的真實性最低，對話的自然程度受腳本和電影後期製作的侷限，但在語境上卻能提供豐富多樣的人際互動模式。因此，本文建議未來的口語研究應廣納不同語體的口語語料庫，減少自擬和自省式的語例，為語法觀察提供更完整、更具說服力的客觀結論。

2. 兩種「謝謝」？粵語「多謝」與「唔該」的用法差異

大部分文獻都指出「唔該」是作為對別人提供協助或服務的一種禮貌回應，卻未能解釋其語用限制和選用機制（見例 (6)）。本文認為粵語感謝語「多謝」和「唔該」同樣能作為得到別人承諾後的回應，同樣是具致謝義的禮貌標記，但兩者的差別在於說話人對承諾事件的評估，即預期值的高低（見表三）。

表三：粵語「多謝」與「唔該」的語用差異

利益接收者的回應	多謝	唔該
低預期值	+	-
高預期值	-	+

在例 (24)-(25) 中，說話人沒想到會得到聽話人的幫忙，當聽話人作出口頭承諾之前，話語中有較長的協商行為，說話人逐步肯定對方會答應。當聽話人在協商中有明確妥協的傾向時，說話人對結果的肯定程度會提高。最後因說話人得到非預期的口頭承諾，而作出「多謝」的回應。說話人認為聽話人作出承諾及實踐的可能性較低時，即有較低的預期值，就用「多謝」作為回應。相反地，如果聽話人提供幫忙的程度較輕、對聽話人利益影響不大，例如要求某人幫忙搬幾本書等行為，對說話人而言就屬於預期之內的事情，且符合社會規範，說話人認為聽話人作出承諾的可能性較高，即有較高的預期值，就用「唔該」作為回應。因此，「多謝」和「唔該」的主要差異在於說話人（利益接收者）在聽話人（利益輸出者）作出承諾前，對聽話人承諾與否及實踐該社會行為的預期值。在這個意義下，本文認為「唔該」在漢語書面語的對應詞語更傾向於「有勞」或「勞煩」。

3. 特殊用法：「多謝」作為反諷標記 (*Doze as an Ironical Marker*)

話語標記「多謝」有一種特殊的用法，在生活中偶爾會聽到有人使用，但在三

個口語語料庫並沒有出現過。¹⁵ 這種用法在人際層面中具有諷刺別人的意味。現代英語 thank 和漢語普通話「謝謝」也有相似的功能 (Ahn 2010; 曾金金 2004)。曾金金 (2004) 以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分析「謝謝」的語用功能，發現四類：感謝語、結束語、婉拒和反諷。其中反諷的功能只佔 1%，見例 (32)。

(32) 孔明命令船上的士兵齊聲高叫：謝謝賜箭！曹操這時候才知道中了計。
(曾金金 2004: 701)

(33) 李慧琼：我現在向大家提出嘅待議議題係陳凱欣議員嘅議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大家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凱欣議員的議案予以通過。]

許智峯議員。

[許智峯議員。]

許智峯：→ 多謝你啊！李慧琼扮主席，我真係戥你醜嘅。

[謝謝你啊！李慧琼假扮主席，我真的替你感到羞恥。]

即係明知自己冇資格主持繼續坐喺度。

[你明知自己沒有資格主持會議卻仍坐在那裡。]

李慧琼：許智峯議員，我認為你呢句說話有侮辱性，請你不要再提出上述嘅言論。

[許智峯議員，我認為你這句話有侮辱性，請你不要再作出以上的言論。]

許智峯：邊一句呀？

[哪一句呀？] (香港立法會會議 2020)

例 (33) 來自香港立法會上傳到社交媒體的影片。¹⁶ 在「內會風波」後，屬民主派的許智峯議員在得到內會主席李慧琼批准後，開始就附屬法例的議案發言。他

¹⁵ 審查人提到「多謝」有負面性用法，促使筆者加入語料庫以外的觀察，使「多謝」的語法描述更完整。在此多謝審查人對筆者的啟發。

¹⁶ 「立法會會議 (2020/05/20)-II. 陳凱欣議員就附屬法例提出的議案——延展附屬法例修訂期限的擬議決議案 (第二部分)」：<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CCEYh6Fok/> (瀏覽於 2020 年 7 月 9 日)。研究者在香港立法會網頁「議事錄資料庫」搜尋「多謝」後找到此語料。此資料庫只提供漢語書面語的轉寫，要到官方的社交媒體才能觀看對應的影片，但立法會不會把所有會議影片上傳，加上語料提取非常費時，故無法大規模採用此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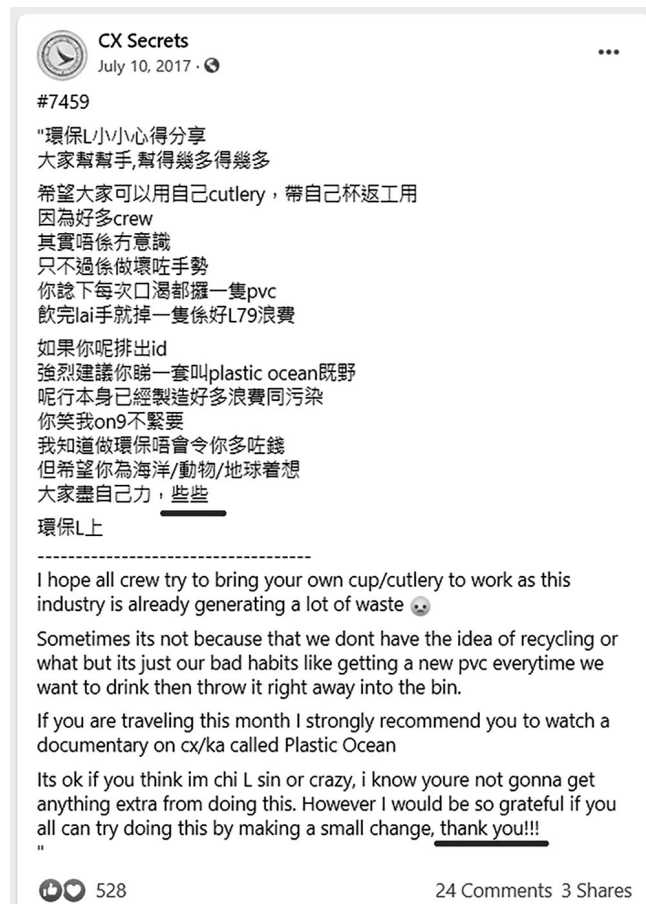
以「多謝」來顯示自己對李慧琼得到主席身分的不滿立場，從話語中挑戰她擔任主席的合法性，之後再以「扮主席」（假扮主席）和「戥你醜」（替你感到羞恥）強化對聽話人的負面性評價。之後李慧琼感到議會合法地位被挑戰，於是請許智峯議員不要再作出相關的評價。「多謝」在話語中顯示出說話人對事件的負面評價態度，話語帶有反諷的意味。在語法演變的路徑上來看，這是交互主觀化和語用推論引起的虛化所引發的結果，「多謝」因交際雙方關係破損而強化類比推論的過程，最後發展為自身利益受威脅時所使用的立場標記。

4. 「多謝」在香港九七主權移交後的語言競爭

近年來，筆者觀察到「多謝」在非正式的話語中，有被英語和來自漢語普通話諧音借詞取代的現象。在香港年輕群體中，無論是在網上的討論區（如連登 (LIHKG)、臉書 (Facebook)），抑或在朋友間的口語交談中，都會直接使用英語 *thanks/thank you* 或以漢語普通話「謝謝」諧音借詞「些些」或「射射」(*sese*) 表達感謝，作為在人際層面上的禮貌回應（見圖二）。

圖二是截取自臉書的公開匿名討論頁，成員多為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的空服員。¹⁷ 貼文者希望同儕攜帶可回收再利用的餐具上班，粵文的最後一句是「些些」，對應其英文版本的 *thank you*。圖中的「些些」可以對應「多謝」的概念層面，屬表示致謝義的結束語，也可以對應請求標記「唔該」，顯示「些些」的滲透性強，符合語言使用的經濟原則。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管治後，香港的主權在 1997 年移交給中國。香港由英國的海外屬土變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解殖與再國族化的過程 (Wu & Riemenschnitter 2018)，未來會否出現取代「多謝」的趨勢，如外來借詞在非正式場合取代賽浦路斯希臘語固有詞的現象 (Terkourafi 2011)，還是只存在於少數年輕人的社交互動中，目前很難判斷。未來感謝語的演變，涉及香港人口結構、三語能力的熟練程度，與本土文化認同等變化，仍需要長期追蹤觀察。

¹⁷ 圖二的語料來自社交媒體「臉書」，網址：<http://www.facebook.com/cxsecret>（瀏覽於 2020 年 7 月 9 日）。



圖二：粵語外來借詞「些些」在網路的使用

六、研究結論

本文以口語語料庫為本，探討粵語高頻詞「多謝」的話語語用功能，研究結果顯示在特定語境下「多謝」已由及物狀態動詞虛化為話語標記，發展出多種用法，而動態語法浮現理論則為「多謝」的共時語法化現象提供有力的證據。囿於篇幅所限，未對「多謝」作歷時或漢語族內的共時比較以論證其演變。此外，除了影視口語語料外，其他語料的分析只著眼在文本上，未能從錄音對語音特徵仔細地進行轉寫和描述。

綜合以上討論，本文認為「多謝」因語用會話推理而產生演變，以會話參與雙方的利益為核心，透過語法浮現使實質性利益接收轉喻為非實質性利益接收，而主

觀化和交互主觀化正推導著其語言演變。本文發現兩種未被文獻提及的用法，並發現回應得到別人承諾的「多謝」和「唔該」，主要差異在於說話人對承諾事件的預期值。這也說明以直覺或語感分析為本的語法描述，會忽略語法在人際互動中的功能，特別是互動性較強的話語標記，而口語語料庫則可以提供較完整的語境，例如會話參與者間的關係和事件發生的場境等資訊，使研究者擴闊語法觀察的範圍。

（責任校對：吳克毅）

引用書目

-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A Linguistic Corpus of Mid-20th Century Hong Kong Cantonese)」‘Xianggang ershi shiji zhongqi Yueyu yuliaoku’，<http://hkcc.edu.hk/v1/corpus/index.php>。
- 「香港理工大學粵語口語語料庫 (PolyU Corpus of Spoken Chinese: Cantonese)」‘Xianggang ligong daxue Yueyu kouyu yuliaoku’，http://chaaklau.github.io/poly_corpus_static/。
- 「香港粵語語料庫 (Hong Kong Cantonese Corpus)」‘Xianggang Yueyu yuliaoku’，<http://compling.hss.ntu.edu.sg/hkcancor/>。
- 《粵典》*Yuedian*，<http://words.hk/>。
- 方 梅 Fang Mei，〈漢語篇章語法研究〉*Hanyu pianzhang yufa yanjiu*，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2019。
- 中國社會科學院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Xiandai Hanyu cidian (di 7 ba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6。
- 屈承熹 Chauncey C. Chu，〈漢語功能篇章語法——從認知、功能到篇章結構〉*Hanyu gongneng pianzhang yufa: cong renzhi, gongneng dao pianzhang jiegou*，臺北 Taipei：文鶴出版 Wenhe chuban，2010。
- 周無忌 Zhou Wuji、歐陽覺亞 Ouyang Jueya、饒秉才 Rao Bingcai 主編，〈普通話廣州話用法對比詞典〉*Putonghua Guangzhouhua yongfa duibi cidian*，香港 Hong Ko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1。
- 姚玉敏 Carine Yuk-man Yiu，〈重構早期漢語方言語法——位移事件的類型〉“Chonggou zaoqi Hanyu fangyan yufa: weiyi shijian de leixing”，《中國語言學集刊》*Zhongguo yuyanxue jikan*，8.2，香港 Hong Kong：2015，頁 267-288。doi: 10.1163/2405478X-00802008
- 張 惟 Zhang Wei、高華 Gao Hua，〈粵語自然會話中「即係」的話語功能及其標記化〉“Yueyu ziran huihua zhong ‘jixi’ de huayu gongneng ji qi biaojihua”，《語言科學》*Yuyan kexue*，4，徐州 Xuzhou：2012，頁 387-395。
- 張海紅 Zhang Haihong、李敏盈 Li Mingying、林華勇 Lin Huayong，〈粵方言語法化研究綜觀〉“Yue fangyan yufahua yanjiu zongguan”，《惠州學院學報》*Huizhou xueyuan xuebao*，2，惠州 Huizhou：2019，頁 87-95。

- 張愛玲 Zhang Ailing, 《漢語致謝詞語和致歉詞語的共時用法與歷時演變》*Hanyu zhixie ciyu he zhiqian ciyu de gongshi yongfa yu lishi yanbian*, 南京 Nanjing: 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Nanjing shifan daxue boshi lunwen, 2016。
- 麥 耘 Mai Yun、譚步雲 Tan Buyun 主編,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Shiyong Guangzhouhua fenlei cidian*, 香港 Hong Ko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1。
- 畢永峨 Biq Yung-o, 〈遠指詞「那」詞串在臺灣口語中的詞彙化與習語化〉“Yuanzhici ‘na’ cichuan zai Taiwan kouyu zhong de cihuihua yu xiyuhua”, 《當代語言學》*Dangdai yuyanxue*, 2, 北京 Beijing: 2007, 頁 128-138。
- 陶紅印 Tao Hongyin, 〈試論語體分類的語法學意義〉“Shilun yuti fenlei de yufaxue yiyi”, 《當代語言學》*Dangdai yuyanxue*, 3, 北京 Beijing: 1999, 頁 15-24。
- , 〈從「吃」看動詞論元結構的動態特徵〉“Cong ‘chi’ kan dongci lunyuan jiegou de dongtai tezheng”, 《語言研究》*Yuyan yanjiu*, 3, 北京 Beijing: 2000, 頁 21-38。
- , 〈從語音、語法和話語特徵看「知道」格式在談話中的演化〉“Cong yuyin, yufa he huayu tezheng kan ‘zhidao’ geshi zai tanhua zhong de yanhua”,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4, 北京 Beijing: 2003, 頁 291-302。
- 陸鏡光 Luke Kang-kwong, 〈廣州話句末「先」的話語分析〉“Guangzhouhua jumo ‘xian’ de huayu fenxi”,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廣州 Guangzhou: 2002, 頁 41-44。
- 曾金金 Tseng Chin-chin, 〈由「謝謝」的使用談語言與文化教學〉“You ‘xiexie’ de shiyong tan yuyan yu wenhua jiaoxue”, 收入《第七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編輯委員會 *Di qi jie guoji Hanyu jiaoxue taolunhui lunwenxuan bianji weiyuanhui* 編, 《第七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Di qi jie guoji Hanyu jiaoxue taolunhui lunwenxua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4, 頁 695-705。
- 傅愛蘭 Fu Oi-lan、叢鐵華 Tsung Tie-hua、郭粲 Guo Can、華相 Hua Xiang、劉國張 Lau Kwok-cheung、方麗玲 Fong Lai-ling、張詠珊 Cheung Wing-shan, 〈個案八：校本(中文〔第二語言〕)任務型教學設計的理念與方法〉“Ge’an ba: xiaoben (Zhongwen [di er yuyan]) renwuxing jiaoxue sheji de linian yu fangfa”, 收入謝錫金 Tse Shek-kam、祁永華 Ki Wing-wah、岑紹基 Shum Shiu-kee 主編,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課程、教材、教法與評估》*Fei Huayu xuesheng de Zhongwen xue yu jiao: kecheng, jiaocai, jiaofa yu pinggu*, 香港 Hong Kong: 香港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daxue chubanshe, 2012, 頁 193-206。

- 董秀芳 Dong Xiufang, 〈詞彙化與話語標記的形成〉“Cihuihua yu huayu biaoji de xingcheng”, 《世界漢語教學》*Shijie Hanyu jiaoxue*, 1, 北京 Beijing: 2007, 頁 50-61。
- 劉焱 Liu Yan、陶紅印 Tao Hongyin, 〈負面認識範疇表達式的語體語用研究——「你不知道」及相關問題〉“Fumian renshi fanchou biaodashi de yuti yuyong yanjiu: ‘ni bu zhidao’ ji xiangguan wenti”, 收入方梅 Fang Mei、曹秀玲 Cao Xiuling 主編, 《互動語言學與漢語研究(第二輯)》*Hudong yuyanxue yu Hanyu yanjiu* 2,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8, 頁 269-284。
- 錢志安 Andy Chi-on Chin, 〈粵語研究新資源:《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Yueyu yanjiu xin ziyuan: Xianggang ershi shiji zhongqi Yueyu yuliaoku”, 《中國語文通訊》*Zhongguo yuwen tongxun*, 92.1, 香港 Hong Kong: 2013, 頁 7-16。
- 儲澤祥 Chu Zexiang, 〈「謝謝」的原因賓語凝結式及其南北差異〉“‘Xiexie’ de yuanyin binyu ningjieshi ji qi nan bei chayi”, 《世界漢語教學》*Shijie Hanyu jiaoxue*, 4, 北京 Beijing: 1995, 頁 23-28。
- 儲澤祥 Chu Zexiang、黃雲峰 Huang Yunfeng, 〈「謝謝」的詞彙化:從構形重疊到構詞重疊〉“‘Xiexie’ de cihuihua: cong gouxing chongdie dao gouci chongdie”, 《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Xiangt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6, 湘潭 Xiangtan: 2017, 頁 106-119。
- 儲澤祥 Chu Zexiang、劉琪 Liu Qi, 〈漢語方言感謝語及其回應語的類別研究——兼論感謝語的「回應錯配」現象〉“Hanyu fangyan ganxieyu ji qi huiyingyu de leibie yanjiu: jianlun ganxieyu de ‘huiying cuopei’ xianxiang”, 《語文研究》*Yuwen yanjiu*, 2, 太原 Taiyuan: 2014, 頁 55-59。
- 羅仁地 Randy J. LaPolla, 〈歷史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學〉“Lishi yuyanxue he yuyan leixingxue”,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Bei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北京 Beijing: 2006, 頁 27-30。
- Ahn, Mikyung. “From ‘Favor’ to ‘Cause’: The English Causal Adposition *thanks to* and Its Korean Counterpart *tekwuney*,” *Language Sciences*, 32.5, 2010, pp. 579-587. doi: 10.1016/j.langsci.2010.03.002
- Aijmer, Karin.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in English: Convention and Creativ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doi: 10.4324/9781315845128
- _____. *English Discourse Particles: Evidence from a Corpu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doi: 10.1075/scl.10

- Aston, Guy. "Say 'Thank You': Some Pragmatic Constraints in Conversational Closings," *Applied Linguistics*, 16.1, 1995, pp. 57-86. doi: 10.1093/applin/16.1.57
- Blakemore, Diane.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1992.
- Brown, Penelope and Stephen C.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978]. doi: 10.1017/CBO9780511813085
- Bybee, Joan. "Diachronic Linguistics," in Dirk Geeraerts and Hubert Cuycke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945-987.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738632.013.0036
- Bybee, Joan and Paul J. Hopper. "Introduction to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Joan Bybee and Paul J.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 pp. 1-24. doi: 10.1075/tsl.45
- Bybee, Joan and Sandra A. Thompson. "Three Frequency Effects in Syntax," in Matthew L. Juge and Jeri L. Moxley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General Session and Parasession on Pragmatic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97, pp. 378-388.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2016 Population By-Census*.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7.
- Chang Miao-hsia. "Discourse Functions of *Ann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oncentric: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8.2, 2002, pp. 85-115.
- Chang Miao-hsia and Hsieh Shu-kai.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Recurrent Lexical Bundle *ka li kong* 'Let (Me) Tell You'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onversations,"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8.2, 2017, pp. 174-211. doi: 10.1075/cld.17004.cha
- Chen Kan and Tao Hongyin. "The Rise of a High Transitivity Marker *dao*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Evolvement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5.1, 2014, pp. 25-52. doi: 10.1075/cld.5.1.02che
- Chor, Winnie. "From 'Direction' to 'Positive Evaluation':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fication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of *faan1* 'Return' in Canto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1, 2013, pp. 91-134.
- Chor, Winnie, Yap Foong-ha and Wong Tak-sum. "Chinese Interrogative Particles as Talk Coordinators at the Right Periphery: A Discourse-Pragma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 17.2, 2016, pp. 178-207. doi: 10.1075/jhp.17.2.02cho

- Chui Kawai. "Grammaticization of the Saying Verb *wa* in Cantonese,"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1994, pp. 1-13.
- Conrad, Susan and Douglas Biber. "The Frequency and Use of Lexical Bundles in Conversation and Academic Prose," *Lexicographica*, 20, 2004, pp. 56-71. doi: 10.1515/9783484604674.56
- Cortes, Viviana.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3.4, 2004, pp. 397-423. doi: 10.1016/j.esp.2003.12.001
- Couper-Kuhlen, Elizabeth.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onversation," in Heiko Narrog and Bernd Hei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24-437.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586783.013.0034
- Croft, William. "Typology," in Mark Aronoff and Janie Rees-Miller (eds.),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3, pp. 337-368. doi: 10.1002/9780470756409.ch14
- Culpeper, Jonathan. *Impoliteness: Using Language to Cause Off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doi: 10.1017/CBO9780511975752
- Givón, Talmy.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in *Papers from the Sev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1, pp. 394-415.
- Goffman, Erving.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Grice, H. Paul.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and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pp. 41-58.
- Halliday, M. A. K.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Continuum, 2005.
- Halliday, M. A. K. and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four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doi: 10.4324/9780203431269
- Hopper, Paul J. "Emergent Grammar," in Jon Aske, Natasha Beery, Laura Michaelis and Hana Filip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87, pp. 139-157.
- _____. "Emergent Grammar," in James Paul Gee and Michael Handford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301-314. doi: 10.4324/9780203809068.ch21

- _____. "Emergent Grammar," in Michael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8, pp. 155-175. doi: 10.4324/9781315085678-6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_____.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1993]. doi: 10.1017/CBO9781139165525
- Huang Shuanfan. "The Story of Heads and Tails: On a Sequentially Sensitive Lexic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000, pp. 79-107.
- Jucker, Andreas H. and Sara W. Smith. "And People Just You Know like 'Wow': Discourse Markers as Negotiating Strategies," in Andreas H. Jucker and Yael Ziv (eds.), *Discourse Markers: Descriptions and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pp. 171-202. doi: 10.1075/pbns.57.10juc
- Koike, Dale A., Robert E. Vann and Joan Busquets. "Spanish *no*, *sí*: Reactive Moves to Perceived Face-Threatening Acts, Part II,"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6, 2001, pp. 879-899. doi: 10.1016/S0378-2166(01)80033-3
- Lau Chaak-ming. "Building Cantonese Dictionaries Using Crowdsourcing Strategies: The *words.hk* Project," in Anna Wing-bo Tso (ed.), *Digital Humanities and New Ways of Teaching*.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pp. 89-107. doi: 10.1007/978-981-13-1277-9_6
- Lee Mei-shan. "Gratitude Expressions with *mh-goi* and *do-jeh* in Cantonese: Their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and Sentence Semantics," MA Thesi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 Levinson, Stephen C.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doi: 10.1017/CBO9780511813313
- Liesenfeld, Andreas. "Cantonese Turn-Initial Minimal Particles: Annotation of Discourse-Interactional Functions in Dialog Corpora," in Ryo Otoguro, Mamoru Komachi and Tomoko Ohkuma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Hakodate: Future University Hakodate, 2019, pp. 471-479.
- Luke Kang-kwong and May Lai-yin Wong. "The Hong Kong Cantonese Corpus: Design and Us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5, 2015, pp. 312-333.
- Mair, Christia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orpus Linguistics," in Heiko Narrog and Bernd Hei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39-250.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586783.013.0019

- Maschler, Yael and Deborah Schiffrin. "Discourse Markers: Language, Meaning, and Context," in Deborah Tannen, Heidi E. Hamilton and Deborah Schiffri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2015, pp. 189-221. doi: 10.1002/9781118584194.ch9
- Narrog, Heiko and Bernd Heine. "Introduction," in Heiko Narrog and Bernd Hei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6.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586783.013.0001
- Östman, Jan-Ola. *You Know: A Discourse-Functional Stud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1. doi: 10.1075/pb.ii.7
- Pedersen, Jan. "The Different Swedish *tack*: An Ethnopragmatic Investigation of Swedish Thanking and Related Concep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5, 2010, pp. 1258-1265. doi: 10.1016/j.pragma.2009.09.026
- Schiffrin, Deborah.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doi: 10.1017/CBO9780511611841
-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5[1986].
- Stivers, Tanya. "'No No No' and Other Types of Multiple Sayings in Social Interac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2, 2004, pp. 260-293. doi: 10.1111/j.1468-2958.2004.tb00733.x
- Tao Hongyin. "Toward an Emergent View of Lexical Seman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 2003, pp. 837-856.
- Terkourafi, Marina. "Conventionalization: A New Agenda for Im/polite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Pragmatics*, 86, 2015, pp. 11-18. doi: 10.1016/j.pragma.2015.06.004
- _____. "Thank you, Sorry and Please in Cypriot Greek: What Happens to Politeness Markers When They Are Borrowed across Languag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1, 2011, pp. 218-235. doi: 10.1016/j.pragma.2010.07.024
- Traugott, Elizabeth C. "Grammaticalization," in Silvia Luraghi and Vit Bubenik (eds.), *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2010, pp. 271-285.
- _____.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 1989, pp. 31-55. doi: 10.2307/414841
- _____.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1-54. doi: 10.1017/CBO9780511554469.003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doi: 10.1017/CBO9780511486500
- Vergis, Nikos and Marina Terkourafi. "The M-Word: A Greek Collocation between Solidarity and Insult," in Marina Terkourafi (e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m/politenes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5, pp. 41-70. doi: 10.1075/aals.14.03ver
- Wang Yu-fang. "Beyond Negation: The Roles of *meiyou* and *bushi*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Sciences*, 30.6, 2008, pp. 679-713. doi: 10.1016/j.langsci.2006.08.001
- Wang Yu-fang, Aya Katz and Chen Chih-hua. "Thinking as Saying: *Shuo* ('Say')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and BBS Talk," *Language Sciences*, 25.5, 2003, pp. 457-488. doi: 10.1016/S0388-0001(03)00020-2
- Wong, May Lai-yin. "Expressions of Gratitude by Hong Kong Speakers of English: Research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 in Hong Kong (ICE-HK),"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5, 2010, pp. 1243-1257. doi: 10.1016/j.pragma.2009.09.022
- Wu, Helena and Andrea Riemenschnitter. "Introduction: Hong Kong Connections across the Sinosphere," *Interventions*, 20.8, 2018, pp. 1073-1084. doi: 10.1080/1369801X.2018.1538810
- Yip, Virginia and Stephen Matthews. *Basic Cantonese: A Grammar and Workbook*. London: Routledge, 2000.

The Emergence of a Beneficial Reception Marker: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doze* in Hong Kong Cantonese

Hugo Wing-yu Tam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wingyu001@e.ntu.edu.s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doze* 多謝 ('many thanks') in spoken Cantonese discourse. Two functions of *doze* were found which have not previously been described. The audio/video data comes from spoken corpora and consists of 107 instances. The study shows that *doze* is a multifunctional discourse marker: *doze* functions as a marker of response to tangible receiving, response to congratulations or a compliment, response for declining an invitation, and response to unexpected promise mak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doze* is originally a stative verb of expressing gratitude; it retains the meaning of thanking and encodes during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the attitudes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toward the beneficial event. Some grammaticalization effects involving conventional inferencing are witnessed and demonstrate the evolution of a stative verb to a beneficial reception marker via convers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lso captures th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doze* and *mgoi* 唔該 in Hong Kong Cantonese. It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grammaticalization, Emergent Grammar, and politeness in the Asian context.

Key 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intersubjectivity, politeness, Emergent Grammar, modern Cantonese, *Gwongdungwaa* 廣東話

Marqueur de réception bénéfique : les fonctions du discours-pragmatiques et la grammaire émergente de *doze* dans le cantonais de Hong Kong

Cet article analyse les fonctions discursives et pragmatiques de *doze* 多謝 (merci) dans le cantonais parlé, à partir d'un corpus oral constitué de trois bases de données audio/vidéo du cantonais parlé à Hong Kong. Cette étude suggère que *doze* est originellement un verbe statif employé pour exprimer la gratitude : il retient le sens de remercier et code les attitudes entre l'orateur et l'auditeur dans une interaction de conversation vis-à-vis d'un événement bénéfique. Quelques faits de grammaticalisation relatifs à une inférence conventionnelle témoignent de l'évolution d'un verbe statif à un marqueur de discours-pragmatique dans le cantonais de Hong Kong. Cet article contribue à la compréhension de la grammaticalisation synchronique et de la grammaire émergente d'un développement conversationnel.

Mots clés : grammaticalisation, intersubjectivité, politesse, grammaire émergente, cantonais moderne, *Gwongdungwaa* 廣東話

香港廣東語における利益の受け取りを標示する 「多謝」の語用論的機能および創発的文法

本論では、香港廣東語の三つのコーパスにおける、現代廣東語の高頻度語である「多謝」(注：ありがとう)の語用論的機能を分析する。創発的文法の視点から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多謝」は会話の各文脈における語法連続体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さらに関連する理論および基本礼儀の言語的表記の役割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り、人的交流で生じるさまざまな機能から「多謝」と「唔該」のミクロ的な言語差異の説明を行う。結論において、本論は共時性の人的交流および約束が言語の変化を促すことを証明し、言語の動的な変化、すなわち創発的文法を明らかにした。

キーワード : 文法化、間主観性、礼儀正しさ、創発的文法、現代廣東語、廣東語

Ein benefaktischer Rezeptionsmarker: Die diskurspragmatischen Funktionen und die Grammatikentwicklung (Emergent Grammar) von *doze* in Hongkong Kantonesisch

Basierend auf drei Korpora mit vernakulärem Hongkong Kantonesisch analysiert dieser Artikel den Gebrauch von kontemporärem honorifischen *doze* 多謝 und diskutiert die Entwicklung dieses Diskursmarkers aus der Perspektive von ‚Emergent Grammar‘ Grammatikentwicklung. Der Artikel demonstriert, dass *doze* ein Kontinuum innerhalb eines respektiven konversationellen Rahmens markiert. Der folgende Artikel kombiniert theoretische Überlegungen mit Diskussionen zur Entwicklung von Diskursmarkern und zeigt einerseits die verschiedenen Funktionen auf, die *doze* in unterschiedlichen Formen von Interaktion entwickelt hat, und andererseits grenzt er die Funktionen von *doze* von denen von *mgoi* 唔該 ab. Weiterhin demonstriert der Artikel, dass synchrone Interaktionen und Verständigungen im Sprachgebrauch Grammatikalisierung forcieren; darüber hinaus diskutiert er die dynamische Veränderung von Sprache und die Entwicklung von Grammatik (Emergent Grammar).

Key Wörter: Grammatikalisierung, Intersubjektivität, Höflichkeit, Grammatikentwicklung, modernes Kantonesisch, *Gwongdungwaa* 廣東話

(收稿日期：2019. 9. 17；修正稿日期：2020. 7. 9；通過刊登日期：2020. 9. 29)

